

陈凯歌的后《霸王别姬》时代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建

过犹不及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建

电影《梅兰芳》里,分别代表三个不同时代的家具,都在尽心尽职地演绎着各自的角色——

《梅兰芳》的家具氛围

文\本刊特约撰稿人 戴文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生动而真实地浓缩了一段历史,又把这段沧桑忧患的历史,悲壮地、荡气回肠地再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视野里的这段历史,就是令中华民族泪囊发涩的清末民国史。相信看过《梅兰芳》的众多观众,在走出影院后的一段时间里,会难以从那逼真而沉重的生活场景中走出来,这除了与众多影星的出色表演有关外,还与导演在时代背景的渲染与生活场景的布置上,追求一丝不苟、真实逼真离不开。《梅兰芳》大多是室内剧,影片中的一系列中西家具扮演了重要角色。



《梅兰芳》中的家具

在影片里,我们看到了导演精心选择的老宅院,院落有雕花大门,镂空透窗。屋子里有老皮箱、衣柜、梳妆台、壁炉、油灯和老式电唱机等一应俱全,而且都是货真价实的带老皮壳包浆的老器物。各式具有代表性的家具,根据剧情需要,依次出场。影片的前半场,与前清遗老遗少一起出场亮相的有明式圈椅、四出头官帽椅、翘头案和清代太师椅等;后半场露面的则是一些带有深深西方印记的民国家具,如:鍍木腿餐桌与餐椅、高靠背法官椅和软沙发等。这些中西家具,根据主人身份和剧情需要,被安排在不同的特定空间,或中式单独陈列,或中西杂陈一厅,充分真实地再现清末民初的时代特征。

西方一位大师曾说,“建筑是一个时代的表情”。我认为,家具是一个时代生活的境界。

在影片《梅兰芳》里,我们看到,分别代表三个不同时代的家具,都在尽心尽职地演绎着各自的角色,他们特征不同,但在那个时代氛围里,却是那么融洽,那么和谐。

明清家具,均为本土文化产物,是深厚传统文化的浓缩与体现。如明式圈椅、四出头官帽椅,体现了明代文人士大夫不事雕琢、追求舒适、简洁、自然的意趣,而清代的太师椅、八仙桌和翘头案等,雕饰繁缛,器型宽大,颜色深重,用料粗硕和靠背垂直生硬等,则代表了满族统治者的审美追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外表庄重威严而不注重内在舒适的特征。

清末民初,随着世界列强的入侵与瓜分,西风东渐,不管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大量的西方元素涌进中国,并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时期的家具,既有东方婉约的意境,又借鉴西方简单的生活方式,在褐色或棕色的材质中,追求简洁流畅,既透露出奢华、精致的气质,也体现了一种自由开放的宽松。

导演在《梅兰芳》这部影片里,能精心挑选不同时代的代表家具,巧妙而恰当地陈列在一起,真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与居家氛围。这就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特征,那就是,动荡自由,开放包容。

热片赏析

人只有一个巅峰。15年前陈凯歌破茧而出的电影《霸王别姬》,揭示了大时代流转下面真实的人性,把一个优伶最悲苦的命运、最无奈的爱情、最无悔的追求,泣血断肠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霸王别姬》太好了。但它却并未终止陈凯歌的梨园梦。2008岁尾,《梅兰芳》又给了我们新的期待:有了那样一个程蝶衣,又会有怎样的梅兰芳呢?

中和之美与幸运

相比较《霸》剧的杜鹃啼血,《梅兰芳》的基调是温和的,节制的,甚至在那些应该残酷的地方还很温馨。陈凯歌早就声称要打造梅兰芳的中和之美,于是我们看到影片中的梅兰芳十分幸运。首先他有幸出生于梨园世家,虽说大伯有“纸枷锁”之说,戏子的地位很低,但他至少不担心生存,不用去违心地附和有钱人的猥亵。年少的他就十分有风骨。其次,他有世上最友好的竞争对手,十三燕是爱他的“爷爷”啊,之所以要“打对台”,不过是缘于观念之争,一个要守旧,一个要革新。双峰对峙,戏列两厢,十三燕仍旧十分高尚,直到输了比赛,眼看着就要赔上家产和性命,都坚决不允许对梅兰芳使用任何黑手。而梅兰芳依然是那么恭谨有礼,即使谢幕前的空当儿,他也会赶快跑过来看看爷爷。这与我们以前对梨园的认识很不同——梨园有这么好的前辈,所以才有这么好的后生。

第三,梅兰芳有最高档次的知己。留学英国、家里五世为官的大知识分子邱如白辞官不做,与冯子光等人组成“梅党”,单为一个“傍戏子”。他们倾注毕生心血担任梅的编剧、经纪人,为他革新艺术、宣传和炒作,促成他访问美国,名满天下。

而最初也即是最大的幸运,是梅兰芳魅力天成。他少年时期的饰演者余少群,扮相美若天仙,只需往舞台上静静一坐,就已倾倒众生。及至转过身来,浅吟低唱,邱如白的喉结不禁上下牵动了。

梅花点点,天庭飘落,梅兰芳之美,使我们因陈导一味追求中和而不断平淡下去的观影心情,终于泛起了波澜。

国难当头与风骨

当镜头由娇俏可爱的余少群转向胖大身材的黎明,岁月过去了,我们心里的那点儿感觉也过去了。木口木面的黎明,与同样娇俏可爱的章子怡,可以说是为票房谈了一次史上最无味的恋爱。说它没味道,是因为这里没有心心相印,没有舍你其谁,没有抗争也没有担当。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是天下最无私的情人,福芝芳只轻轻提了一句“座儿(观众)”就把她缴械了。“他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是座儿的”——再加上一个被雇行凶的粉丝,娇情地说了句“我们都见不着梅兰芳,凭什么你就能霸着他”,



片名:梅兰芳

导演:陈凯歌

主演:黎明 章子怡

孙红雷等

一句话孟小冬就毅然把梅兰芳交还大众。两个“角儿”的恋爱,不过是镜中月水底花。

所以说1937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对历史说是国难,对电影《梅兰芳》的人物塑造来说,简直是救星。要不是有最后这一场生死考验,梅兰芳恐怕会一味“中和”下去。黎明的演出,在抗日戏中大放异彩。

邱如白要说服梅兰芳继续演戏。用的是极其堂皇的理由:“要是德国占领了英国,英国人就不演莎士比亚了?”可梅兰芳自有常人最正常的判断,缘自他心中最朴素的民族感情。不能为日本人唱戏,蓄须以明志,我们看到了一个温和中有坚守,淡然中有勇敢,始终谦恭有礼但决不怯懦苟且的梅兰芳。哪怕日本军刀架在脖子上,哪怕打伤寒针有性命之虞,梅兰芳面不改色。

一刹那的感动蓦然贯通了所有的感受,梅兰芳鲜活起来,原来所有的铺垫,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

有人说《梅兰芳》将是2008年最好的影片,我信。

巅峰在前难超越

只是千万不要和《霸王别姬》比。

也许就不该比:一个是纪实,梅兰芳家人都还在;一个是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偶然。

可是,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创造和想象。

同梅兰芳比,程蝶衣一切都不幸。他不幸生于妓院,不幸成为旦角,不幸为了生存幼年被人褻玩,不幸被环境扭曲成为性倒错。

而爱上了同性的段小楼是他最大的不幸,后者明知他心却不可能遂他意。于是我们看到了一

个为爱挣扎、痛苦、分裂、直至完全漠然了世事的孤魂。被情所困,程蝶衣先是为救段小楼给日本人唱堂会,沦为“汉奸”;后来为了转移段小楼成亲所造成的痛苦,又无奈和“恶霸”袁四爷鬼混在一起。再到后来,都已经解放了,他竟完全看不见“现代戏”必须上演后面的剑拔弩张,还是傻傻的口放厥词,称赞旧戏,直到把自己完全推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就这样,“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制造出了最紧张的人物关系、最具张力的戏剧冲突,他悲惨的命运把观众的心都撕裂了。程蝶衣的极端为世事不容,他交出了自己,像一朵甘愿被踏在污泥之中的花,破败不堪却有着矢志不移的纯粹。

梅兰芳当然一切都是正常的,台上他是“女人”,台下他是个响当当的大男人。家事艺事国事天下事,他一切皆拿捏着尺度,什么都装在心里。他不是普通的艺人,他是名人智者圣贤人,他注定活得很累——不累,也成不了大师。

什么都和程蝶衣反着来,我觉得是陈凯歌塑造梅兰芳的秘密。你颠狂,我中和;你变态,我正常;你任性,我节制;你不明世事,我深解沧桑。换了一下玩法儿,陈凯歌没有突破。在后《霸王别姬》时代,陈凯歌一直都栖在巅峰之下的阴影里,搞了一些诸如《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这样的没啥影响的小制作,也拍出了《无极》这样玩出笑话来的烧钱片。陈凯歌当然是第五代导演中最具学识的,有时不免出现讲哲学的冲动,殊不知电影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想的,《梅兰芳》至少题材回归,陈导又开始讲故事了,《梅兰芳》是陈凯歌的诚意之作。

然而巅峰只有一个——陈凯歌有了《霸王别姬》,夫复何求?

我同意看《梅兰芳》说孙红雷“过了”的那些观众。邱如白不仅占了大部分戏份,说了很大一部分台词,而且台词中有不少“洒狗血”的。比如他说“谁要是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是毁了梅兰芳,谁就是毁了中国的京剧”;再比如他对昏迷中的梅兰芳说“你不过也是个凡人”,都没来由地很雷人。因为片中对梅氏之孤单说与凡人说等,均未有丝毫的正面的涉及,所以孙的表演更像是为了“破题”的自说自话。因此,与其说是孙红雷演过了,不如说是剧本没给足。

人生若只如初见,邱如白对梅兰芳的所有情结,都产生于最初的一刻。他固在台上翻若惊鸿,娇艳不可方物;而我在台下为何喉节乱动,吞咽口水?邱如白的“念想”本也可解,梅兰芳的美当时就有“男的欲娶为妇,女的欲嫁为夫”之说,邱如白也不能免俗。后来邱如白表白他对梅兰芳是“干净的”,也等于变相承认了他心底的欲望。戏写到这里就止住了,没再写邱和梅的任何互动,以至后来邱辞官了,成了梅的智囊团了,为梅呕心沥血许多年了,梅对邱都没有作任何感情上的回应。

因为电影要梅兰芳是干净的。岂不知梅兰芳这一干净,邱如白的所有感动、激动、冲动都成了无缘之水、无本之木,成了自作多情。

邱如白的热情热心,从来都对着梅兰芳的冷淡冷漠。邱如白后来确实犯错,黑枪惊走孟小冬其实可谅,毕竟孟小冬和梅兰芳自己都没那么多决;国难当头劝梅兰芳演戏难,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大义所在。但向电台通报梅兰芳复出是邱如白的一个误断,不是本心。总而言之梅、邱后来形同陌路,邱已潦倒了,也没见梅兰芳对他有丝毫同情。孙红雷拼了命的说台词,完全是他一厢情愿啊。

“不及”是指福芝芳。许是因为删了阿娇的青年福芝芳的戏份,没有前面交代,只感觉中年福芝芳俗到了家。一张嘴不停地唠叨着吃啊钱的,哪里配得上梅夫人身份?陈红贵为“红姐”——陈凯歌的太太,兴许是当制片人管盒饭惯了,戏里的管家婆倒也驾轻就熟:一边挟制着梅兰芳,威胁着“梅党”,一边就打垮了本来就毫无力度的梅孟恋。最费思量的是她与邱如白的关系,人家很自律啊,也没有对梅兰芳怎么着,没来由地对人家那么凶。最后一场不让邱如白进家门的激情戏,有人说是陈红本色演出,我怎么看都觉得不过是一个撒泼的家庭妇女。福芝芳本来应该更可爱些,毕竟梅大师和她共同生活了一辈子。



孙红雷扮演的邱如白(左)